

□钟扬

在乡下，席是床的标配。轻轻薄薄的一领席，是乡下人居家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根据材质，席分蒲、苇、竹。在中原，最常见的是用高粱秸编成的席，普遍叫秫秆席。秫秆大多挺直修长，均匀顺滑，红绿白紫，饱满流畅。只需剔除弯曲矮断的，笼笼统统一大堆，先风干，后水泡，半干半湿的时候，铺上麦场，用石碾碾。这是硬功夫，也是成席的重要节骨点。套牲口拉，大材小用，打不开局面；人力推，脚下层层秫秆溜光圆滑，上肢难发力；一人推不动，人多站不下。最有效的办法是人站上石碾，双手撑棍拄地，缓缓启动，人用小碎步在石碾上跳着向前走，石碾稳稳往后转，先慢后快。在撑棍的“指点”下，沉重的石碾，来来回回，闪转腾挪，进退自如，功夫早已赶超过了庙会上杂耍的水平。

编席是每家劳动力的基本功，如同犁耙耕种，收割拉打。碾就的秫秆，趁着润湿软和，先拿劈刀劈成批儿，再用篾刀抵紧压实，抽出一条条柔韧的席篾子。房前屋后，找块敞亮的地方，几捆篾子，一把编刀，三两天空闲时间，纵横交叉，切头收边，一领席，便端端正正编就了。

日常里，席是用来铺垫的，只求大小契合，里外耐用。放在床上，被褥有了保护，常年柔和；铺在地上，冬春阻寒，夏秋隔潮；睡在席上，四肢自如伸展，内心安稳妥帖。家里来了亲戚，生产队请了戏班，房不够住，床凑不齐，烟炕仓房，有的是地方，背几篓麦秸，丢上两捆席，来客便有了妥妥的安顿。若是逢着迎亲送喜，席便俨然成了家具嫁妆。选图案，定颜色，聘席匠，自然有了许多讲究。嫁女的，要踏席上轿，再不舍，离了席，与娘家自此有了交待；娶亲入户，先席后地，入了席，大姑娘嬲变成新媳妇。进了洞房，更是掉进了席的世界。床上铺的，顶上棚的，床围子，脚垫子，红席子，花席子，满屋的喜气，如和煦的春风，迎面扑来。

乡下人的一生都与席关联。因为，在他们生长的时候，大人们的主要精力都在庄稼上，哪顾得上一嘟

噜的孩子。就在地头找块平坦的地方，不挨沟接水，铺领席，把他们按上去，任由坐爬翻滚；累了，不分席位领地，东倒西歪，随便俯仰卧趴。蚂蚱、蛐蛐、青虫子、白虫子、花大姐，把他们当成了温暖柔软的席，或闲庭信步，或激情与速度。有人睡梦中被弄痒了，小手胡乱抹两把，一翻身，又睡去了。臂上、腿上、背上，脸颊上、屁蛋上，一遍遍印满了席印子。顺嘴角涌出的涎水，拉出了明亮的长丝，正好是虫们的美食。他们的父母，没有谁会把这些当回事，喝水喘气的当儿，顺手把昆虫队伍清理了，像是摘掉了草籽泥巴。这样的日子年复一年，日不错影。无处躲避，也无须躲避。因为，风与尘土裹挟，席与大地研磨，早已把他们通身上下，里里外外，打磨出了黑黢黢油汪汪的包浆——也练就了他们席地而卧的童子功。

街头巷尾，宅门荒院；坑沿河

边，埂上树下；打麦场，牲口屋，炕房里；泥地，草地，庄稼地；拉货赶脚，看瓜守秋。只要能放下领席，闲了席地而坐，累了倒头便睡。没有坐姿睡相，但求自在自处。年头久了，日虐风饕，如影随形的席印子成了他们的“金钟罩”“铁布衫”，即便寒暑错时，阴阳失位，也能从容应对。那领席，是身体的延展，如同他们的毛发皮肤，血肉骨骼，与生俱来，身去形消。命散归西，要先放在席上，把人世最后时光，交于席，谓之“落薄席”，既生于斯，去也由斯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生死大事，在他们眼里，如同草席一领。

一年之中，乡下人真正享受自然的时节，是在夏夜，在那张形影相随的秫秆席上。夏粮入仓，秋庄稼已抢茬种上。向晚落黑，海暑消降，炊烟袅起；日沉月初，鸡鸣上宿，牛羊进圈。撂下碗筷，顺手打桶井拔凉水，把浑身的泥漏汗渍洗了。没

有约定，男女老少各自从门口昏黄的灯影中晃了出来。拎席的，抱娃的，掂水壶的，挟铺盖的，一时间，大街小巷，影影绰绰，囊囊沓沓。最终，人脚旺至，汇到了村口的打麦场里。

这是席子的盛会期。长的，短的，净面的，花哨的，崭新的，破边的，连褥接席，拼肩抵足。孩童们翻人越铺，毫无顾忌。大人们或家长里短，或乡里流俗，话题似天上的云朵，浓淡远近，说来道去。昨夜，今夜，明晚；你家，他家，我家，总有说不完的流年碎影，道不尽的往事钩沉。即使是身下那领席，也往往引出无尽的念想，唏噓的喟叹。

东邻那领席是他们成婚时的陪嫁，那可是请了方圆几十里最有名的席匠，花了十几天时间编就的，紫红紫红的“髹”字，十几年了，不变形，不掉色。对门家的那半领席，是他家头胎落地儿的产床。那一年，高粱大丰收，秫秸粗壮浑实，色醇皮厚，流光溢彩，仿佛上了一层釉，抽出的篾子像皮条一样。如今，孩子都快成家了，剩下的这片残席，依然像墙上的画一样，油光明亮。

夜色幽蓝，繁星晶亮。多少劳累烦忧，早随着渐次弱下的人声，化进清凉的夏夜，风流云散了……



总第一四二一期

金

春

秋

楼



雪中三品

（外一首）

□康东

雪 竹

潇潇风中立，碎玉压枝低。
叶落节常在，春来笋满蹊。

雪 松

万木北风落，寒禽不可栖。
遥望雪飞处，青使着玉衣。

雪 梅

雪降千花落，霜飞百草枯。
寒英独傲雪，香透九宵殊。

清平乐·游园

小苑风暖，呢喃飞新燕。
叶翠蕊黄胭脂浅，唤醒群芳争看。

花径无意姘妍，愁上柳叶眉弯。
总有寒烟暮雨，香消玉减谁怜？

许昌怀古

□陈保民

灞陵桥

灞陵桥畔古钟鸣，流水香烟落日风。
忠义美名垂万古，雄狮威武守关公。

小 西 湖

碧水蓝天泛小蓬，楼台亭榭映湖中。
先贤七子何归处？萧雨悠悠唱和声。

打马而来的春天

□邓荣河

来自南国的白驹
心仪北疆的天地
夜行八百
日走千里
携着温暖气息
踏破残雪犹豫
和煦的东风
无须扬鞭
自当奋蹄

逢山过山
遇溪涉溪
不会强硬攻城
只会灵巧夺地
江北十里春风
任你潇洒
江南缠绵烟雨
尽是迷离
留在马蹄间的香
不断流动的谜

母 亲

□万学业

母亲是一个农村人，识字不多，只可看懂报纸的大意而已。我的童年是随母亲在农村度过的。

母亲是慈爱的。20世纪70年代，物质匮乏，少吃少穿是常态。正在上小学的我总是感觉没吃的，吃不饱。平时母亲烙馍时自然是粗粮为主，但最后总是尽量用不多的好面给我烙上一张飞机形状的小饼，让我兴奋地满院跑也舍不得咬上一口。

母亲是严厉的，却是有尺度的。我受责罚不外乎两件事，一是考试成绩太差，二是和别的孩子打架，除此之外便是我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了。而我周围的小伙伴们却没有这么好的福气：吃饭不小心摔了碗要打，上学丢了铅笔头也要打。当时有一个叫大红的女同学，就因为经常在家里挨打，而彻底地学习失去兴趣，小学都上了好几年了依然不知道1+2等于几。

母亲是勤劳的也是不服输的。晚年时，母亲中了风，行走不便，在手扶“老年乐”（一种帮助老年人走路的四轮推车）的颤颤巍巍中，手拿抹布擦擦这儿，抹抹那儿，保持着一生勤劳干净的习惯。当逐渐衰老，体力不支时，她还时常感慨当年。母亲最爱说的就是：我年轻的时候撵鸡子翻墙跨院……这就是我那个勤劳又不服输的母亲。

母亲离开我们多年了，正是慈爱、严厉、明智、勤劳又不服输的母亲，让我拥有了难以忘怀的快乐童年。时至今日，依然让我受益无穷。

□程利阳

父亲走了，走得匆匆，使亲人悲痛不已；父亲走了，走得安详，母亲和我们兄弟三人都在身旁。2021年7月8日7时35分，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享年71岁。父亲的去世，留给母亲和我们的是永久的想念和无尽的哀思。父亲平凡一生，真诚待人。

父亲生前一直生活在郟县农村老家，党龄将近50年。父亲的一辈子耿直善良，认真负责；热爱事业，对党忠诚。父亲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，那时，国家一穷二白，百废待兴。父亲与同龄的大多伙伴一样，童年时光虽然生活贫穷，但成长在新中国农村的广阔天地，也乐趣无穷。青年时代，父亲有过远大理想，也有过美好向往。然而，父亲最终还是与他的父辈一样，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。

20世纪70年代初，在那个特殊的时期，热衷学业的父亲无奈从学校回归农村，正式开始一生的农民生涯。由于品行和学业优秀，所以父亲回到村里就被大队党支部发展为党员，并担任了队里会计的职务。父亲由此正式开始了他的农村基层大队干部岁月。

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正是中国大变革的时期，广大乡村到处充满生机，人民群众干劲十足。这也是广大农村大队干部最繁忙的历史时期，这段时光注定是农村大队干部可载入史册的光辉岁月。他们发扬艰苦朴素、认真负责的精神，不



春至百花香 太阳风摄

父亲的人生

仅推动了我国农村分田到户政策的完善落实，而且为国家改革开放顺利进行，起到了和谐稳定的作用。

20世纪80年代初期，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推行分田到户。那段岁月，已经是生产队长的父亲每天都是忙忙碌碌，一心扑到工作上。他和其他的大队干部们一起，每天在田地中穿梭，丈量土地，统计数字，一分一厘，公平细致。待到丈量完毕，便召集每个家庭当家的成员集中在一起，开始用大家公认的土办法——抓阄来分田地。当时的年代，虽然条件艰苦，但是乡亲们精神饱满；虽然贫穷，但人与人之间亲切而真诚。父亲是队长，所以每次队里开会我们家就是会场。父亲首先把全队的家庭代表召集起来，大家到齐后，开始宣布开会的注意事项，一切就绪，开始进行抓阄。父亲首先拿一个大瓷碗放在地上，接着，帮忙的大队工作人员当着大家的面用小纸把阄做好，写上数字，然后把大小一模一样的小纸团放进瓷碗。为了显示公平，父亲会用长满老茧的手放在瓷碗里胡乱搅拌一下，最后便让大家抓阄。大叔大伯们井然有序地开始拿阄，这时父亲会站在后边，关注着抓阄过程。等待大家都取完阄，他才上前

把手伸进瓷碗拿起最后一个。最后，遵照结果，开始实施分配。抓阄具有偶然性和风险性，但是对大家来说，抓阄是公平的。所以说，这种看似简单的方法是公正的象征，彰显了群众对大队干部的信任，也使父亲与同事们同心无愧。

父亲是善良的。父亲任职大队秘书时事务烦琐，村里的印章平时都是他保管着。农村人当兵上学结婚迁户口，都需要村里盖章。我们村人口比较多，有3000多口人，所以村里人平时找我父亲盖章的络绎不绝。当兵、上学、结婚都是好事，只要合规，父亲从不难为乡亲，一概办理。但是也有家庭生活不和谐的乡亲来找，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生气闹离婚，于是就找父亲开介绍信召集起来，大家到齐后，开始宣布开会的注意事项，一切就绪，开始进行抓阄。父亲首先拿一个大瓷碗放在地上，接着，帮忙的大队工作人员当着大家的面用小纸把阄做好，写上数字，然后把大小一模一样的小纸团放进瓷碗。为了显示公平，父亲会用长满老茧的手放在瓷碗里胡乱搅拌一下，最后便让大家抓阄。大叔大伯们井然有序地开始拿阄，这时父亲会站在后边，关注着抓阄过程。等待大家都取完阄，他才上前

父亲一生对党忠诚。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大队干部干事认真负责，每天必须一大队部碰头商议村里的点点滴滴，时刻会通过大队部

屋顶的高音喇叭认真准时地向群众传达上边的工作动态。众所周知，农村大队干部是不在级别的，工资不多，然而分内的事却是最烦琐。即便如此，父亲忠诚担当的事业热情却是不减，每天劲头十足地忙碌着。那段岁月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时刻，为了让老百姓能及时知道国家政策信息，村里大队部屋顶的高音喇叭便成为农村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。当时作为大队秘书的父亲每天抽出时间整理报纸上党的方针政策，然后在大队的高音喇叭上宣读，以便让群众及时了解国家的改革动态和时事信息。

父亲对事业的热爱体现在方方面面，在父亲心中，大队部也是家。记得我8岁那年，农历腊月二十八，父亲早早起床，叫醒睡梦中的我，让他和我一起贴春联。他端起昨晚打好浆糊的浆糊盆，让我拿着几副准备好的春联，随他向大队部走去。腊月天气，早上寒风刺骨。来到大队部院内，父亲先把院内几个贴春联的地方清理平整，然后开始抹浆糊，接着把选好的春联贴上去，我负责递工具，父亲细致而小心地把春联平整地贴在门框上。在寒风嗖嗖中紧张忙碌了一阵儿，便把每个门的对联张贴完毕，门框上红红